

第二章 瑟爾的意向性理論

一. 言說行動、意向性與「背景」的關係

語言傳達的目的除了溝通之外，我們甚至可以藉由語言的傳達來行事，例如，我們可以藉由語言的傳達來表示一項要求或者發出一項命令等等；而當我們以語言來行事時，我們是透過語言來進行一項行動，這項行動便是言說行動。

言說行動理論與意向性理論在瑟爾的哲學理論之中佔有著重要的地位，它們分別代表著瑟爾在語言哲學以及心靈哲學之中的成就。瑟爾提出意向性理論的目的，是為了解釋我們之所以能夠溝通以及能夠以語言來行事都必須透過心靈的作用，這樣的觀點致使他將意向性理論視為言說行動理論的基礎理論，並且主張其語言哲學理論為其心靈哲學理論的分支，因為他認為既然言說行動作為一項行動，那麼在心靈中必定存在著一種決定這個行動的因素。瑟爾的意向性理論之所以為其心靈哲學的核心，是因為意向性關乎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會做出如何的表現，也就是說，意向性是連結心靈與世界的重要的心靈性質。

瑟爾提出意向性理論的一部分原因，是為提供其言說行動理論一主體上的基礎。在其著作《意向性》中¹³，探討到意向性的本質時，瑟爾將意向性的模式與言說行動模式一一對應，以彰顯言說行動和意向性具有著相同模式的結構。進而說明，我們日常的言說都是出於我們的意向性使然。正是這一點的提出，致使瑟爾可以將意向性理論貫穿語言哲學和心靈哲學，並以意向性理論作為二者緊密連結的橋樑。

除了提供其言說行動理論一主體上的基礎之外，藉由意向性理論的提出，瑟爾得以解決一些意向性在傳統心靈哲學之中會出現的問題，進而以此為基點，提出一項具有其論理特色的主張。由於瑟爾認為以本體論方式來探討意向狀態，是傳統心靈哲學對於探討意向狀態所犯的錯誤，因此瑟爾所主張的是一種不具有任何本體論性質的意向性理論。瑟爾在提出其意向性理論時，並沒有涉及任何本體論的立場，取而代之的是，他主張一種以邏輯性質來賦予意向狀態一存在上的說明，這個策略乃是基於一項事實，那就是，當我們問某個意向狀態是什麼的時候，我們只是想知道在信念、欲望、意圖...等等眾多意向狀態之中，這個意向狀態是哪一個，而不是想知道這個意向狀態以何種方式存在。

¹³ Searle, J. 1983.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由於瑟爾認為探討意向狀態的本體論地位和探討其邏輯性質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如果要確切地知道意向狀態為何或其存在模式為何，我們將焦點放在意向狀態的邏輯性質，要比去找出其在本體論中的地位來得重要。因為在此，我們所關心的是，要知道這個意向狀態的心理模式和意向內容為何，以判斷這個意向狀態為何。針對這個問題，瑟爾認為我們可以用分析的方式給予意向狀態某些描述來回答，例如我們可以分析某個意向狀態是由某個原因所引起(cause)、或者分析這個意向狀態以某種方式實現(realize)¹⁴、或者依照其心理模式和意向內容而決定的適應方向或滿足條件為如此這般等等，都是對於意向狀態為何或其存在模式為何的答案。

如前所述，意向狀態的產生是被引起的。我們可以依據其邏輯性質而找出關於產生某個意向狀態的決定因素，如此追溯下去，我們可以找出產生意向狀態的最根源的決定因素。對於瑟爾而言，這個最根源的決定因素就是他所謂的「背景」。

更詳細地來說，「背景」就是一項決定我們意向性的能力。而「背景」理論的提出卻又是在意向性理論的結構之中，因此，我們若要綜觀「背景」在瑟爾的心靈哲學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得先將意向性的基本結構和一些與「背景」相關的基本性質張列出來。

二. 瑟爾的意向性理論

1. 意向性的標誌與傳統上對意向狀態的誤解

對於瑟爾而言，意向性作為心靈狀態或事件的性質，其最具有代表或者說最能與其它心靈性質區別的特性就是指向性(directness, aboutness)，所謂意向性的指向性就是指一個意向狀態必定指向或關於某個事物或事態。比如說，如果一個主體擁有“相信”這個意向狀態，那麼這個主體的心靈必定指向或關於其所相信的對象或事態。¹⁵

值得注意的是，在展示出意向性與其它心靈性質的區別之後，瑟爾為了要賦予其意向性一個更清楚的描述，他接著指出傳統心靈哲學中存在著一些主張，這些主張在傳統考慮到意向狀態時，錯誤地將一些不屬於意向狀態的性質引用為意

¹⁴ Ibid. pp. 14-15.

¹⁵ Ibid. p.1.

向性的性質。因此，爲了保持意向性的獨特性，瑟爾需要釐清這些誤解。

1.1. 第一項釐清

傳統心靈哲學對於意向狀態的第一種誤解，就是認爲所有的心靈狀態都具有意向性。

瑟爾藉由指出一些不具有指向性的心靈狀態來釐清這個誤解。依照瑟爾的定義，意向性是具有指向性的心靈性質，所以一旦作出心靈狀態都具有意向性的主張，那便是在主張所有的心靈狀態都具有指向性。但是對於亢奮或莫名的焦慮等等心靈狀態而言，這些心靈狀態並沒有指向對象，這表示這些心靈狀態不具有意向性。因此，並非所有的心靈狀態都具有意向性。上述的這些心靈狀態都不具有指向性，這表示心靈狀態可以粗略地被分爲具有指向性和不具有指向性兩個種類。或者說，在心靈狀態之中，有一部分屬於意向狀態，而另一部分是屬於非意向狀態。並非所有的心靈狀態都可以被視做意向狀態。

1.2. 第二項釐清

傳統心靈哲學對意向性的第二種誤解就是將意向性等同於意識，這樣的誤解會導致人們做出如下的主張：一旦一個心靈狀態是意向狀態，那麼我們便是有意識地擁有這個狀態。針對這種主張，瑟爾認爲，在心靈狀態中有些有意識的狀態並不具有意向性(像是意識到自己莫名的興奮或焦慮等等)，另一方面，許多的意向狀態也不一定是有意識的，例如，我不一定要意識到我對某事物擁有某種信念，我才是真的對這事物擁有信念這個意向狀態。¹⁶

但是就意識的特質來看，意識的出現一定伴隨著被意識到的對象，我們一旦擁有意向狀態就必定意識到某些對象。這種主張被主張意向性等同於意識的人當作有利的理據，因爲意向性必定有指向對象而意識也必定有意識到的對象。但是這對瑟爾而言並不能作爲主張將意向性等同於意識的理由，他認爲關鍵在於意向狀態不能等同於意向對象，但是意識卻能等同於其對象。瑟爾的例子是：當我對焦慮有個有意識的經驗的時候我便經驗到我在焦慮，而這個焦慮的經驗可等同於焦慮；但是當我有意識地懼怕蛇，懼怕這個意向狀態並不同於蛇。因此，意識

¹⁶ 在《意向性》時期中，瑟爾主張心靈中存在著有意識以及無意識的意向狀態，但是在其另一著作《心靈的再發現》中，他改變了這項主張，而否定了無意識的心靈狀態的存在。在此，先就瑟爾這一時期的論點爲主。其它關於瑟爾對無意識的意向性的說法，將留待第三章探討背景的轉變時，一併說明。

不等同於意向性¹⁷。

1.3.第三項釐清

傳統心靈哲學對意向性的第三種誤解就是把“意圖”視作所有意向性都具有的特質¹⁸，使得我們在考慮意向性理論時，會將意圖視為比其它的意向狀態還要特別意向狀態。例如，當我有一個相信的意向狀態，我便會對我所相信的事物產生一種行為上要實踐這個信念的意圖。但是瑟爾認為意圖只是意向性所擁有的形式之一，它和信念、欲望一樣是一種意向狀態。我們不需否認意圖能夠產生在信念欲望等意向狀態之後，但是我有某個信念或欲望，並不必然地驅使我對所相信或所欲求的對象，產生一種實踐上的意圖，例如，我相信“天是藍的”、“雪是白的”、“他辭去工作是有道理的”，我們在這些信念當中並沒有產生任何的意圖。另外，欲望也可能產生在信念之後，例如，“我相信得到一雙新球鞋會使我滿足”，我便可能會對這個信念的內容產生一種欲望。這顯示出一個事實，那就是意圖並不具有著比其它意向狀態還要特別的地位。所以意圖不是所有的意向狀態都具有的性質，我們不能夠因為“意圖”和“意向性”這兩個詞具有相似的形式便將二者混淆為一。



2.意向性的基本結構

在對以上三種誤解作出釐清之後，我們便可基於這三種釐清，而張列出意向性的一些基本結構。雖然瑟爾的敘述中很難看出，但是其中一些結構其實與「背景」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些關係都將在第三章中有所交代。

2.1.意向性作為表徵

為了釐清意向狀態和它們所指向的對象或事態之間的關係，瑟爾認為，一方面我們可以自言說行動表徵對象或事態的模式看出意向狀態表徵對象或事態的模式，而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自言說行動的一些性質，找出言說行動和意向狀態之間的關係，以下四種意向性的特質便是可以和言說行動的特質所相對應，但在此不贅述言說行動的部分。

¹⁷ Searle, J. 1983.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

¹⁸ 在《意向性》中，瑟爾強調，意向性是 Intentionality 而意圖是 intention，所以很容易就產生意向性都具有意圖的聯想。但是 Searle 認為這二者是有區別的，因此，為了要標明二者的不同而將 Intentionality 的字首“T”以大寫來表示。

2.1.1. 模式和內容

瑟爾指出，對於任何一個意向狀態而言，我們都可以在其形式中發現兩個不同的部份，即心理模式和意向內容，例如：“我相信你將會關上窗戶”這個意向狀態的心理模式是相信，而意向內容是“你將會關上窗戶”，瑟爾以 $S(r)$ 表示這個模式，其中“S”是心理模式而“r”是意向內容。

2.1.2. 適應方向

適應方向存在於兩個範疇的事物之間的適應關係之中，所謂適應關係指的就是誰適應誰的關係，更詳細地說，a 與 b 是分別屬於 A 及 B 兩個範疇之中的事物，如果要滿足 a 需要調整 a 以求與 b 達到恰當的適應關係，那麼這就表示 a 與 b 之間的適應方向是自 A 朝向 B 的；另外，如果要滿足 a 需要調整 b 以求與 a 達成恰當的適應關係，那麼 a 與 b 之間的適應方向是由 B 朝向 A 的。在意向性中有兩種不同的適應方向。意向性的適應方向標誌著心靈和世界兩個範疇之間的適應關係。例如，當我相信窗外在下雨，除非窗外真的在下雨，否則這個信念便沒有被滿足，而我就得調整我的信念以適應這個世界。這個意向狀態的適應方向便是自心靈朝向世界的(mind-to-world)。

此外，如果我的欲望要被滿足，我必須引起一些事實在實在界中發生。這就表示若要滿足這類的意向狀態就必須依賴世界來適應我們的心靈，所以這個意向狀態的適應方向是自世界朝向心靈的(world-to-mind)。

2.1.3. 真誠條件

瑟爾認為每一個帶有命題內容的言說行動其實都表達了對於這個命題內容的意向狀態；如果一個發出言說行動的說話者發出一個言說行動，那麼這個說話者必定具有與這個言說行動的命題內容相同的意向狀態。¹⁹舉例而言，當我做一個對事實的描述 p，我便表達了我對 p 的信念；而說者因為對於某個言說行動具有某種意向狀態，這使得說者是真誠地發出這個言說行動，所以瑟爾認為意向狀態是言說行動的真誠條件。進一步來說，如果一個言說行動是真誠的，我們總是可以對這個言說行動歸屬某個意向狀態，否則這個言說行動便是不真誠的，而且

¹⁹ Searle 主張某個言說行動所表達的某個意向狀態並非只是伴隨這個言說行動而產生。相反地，這個言說行動是由這個意向狀態表達為語言而產生。

情況會變得很難以理解。舉例而言，當我發出一個斷言的言說行動“現在在下雨”，而我的意向狀態是“我不相信這個斷言”。將二者合併而以語言表達便是“現在在下雨，但是我不相信現在在下雨”²⁰；在此，只有一種可能性可以讓這個語句是合理的，那就是我作了一個假的斷言，也就是當我在作這個斷言時是不真誠的。因此，如果一個說者要真誠地發出一個言說行動，那麼在這個言說者的心靈之中必須存在一個與這項言說行動具有相同內容的意向狀態，並且這個意向狀態是正面地支持這個言說行動的。

2.1.4. 滿足條件

我們在述及適應方向時談到，要滿足一個具有適應方向的言說行動²¹，必須依賴在實在中存在著一些事實。這些事實都必須確實地符合這個言說行動的滿足條件。例如要滿足一個陳述的滿足條件就是這個陳述句為真、要滿足一個命令的滿足條件就是這個命令被服從、要滿足一個承諾的滿足條件就是信守這個承諾等等。同樣地，每個意向狀態也具有其各自的滿足條件，例如一個信念的滿足條件就是所相信的對象或事態符合這個信念、一個願望的滿足條件就是這個願望被實現。

如前所述，一個真誠的言說行動背後是以意向狀態作為其之所以為真誠的條件。但是意向狀態除了作為言說行動的真誠條件之外，其滿足條件與言說行動的滿足條件有著密切的關係。例如，在一個陳述事實的言說行動之中，我們表達了我們的心理狀態，這個心理狀態便是相信所陳述的事實。如果這個陳述句為真就表示我們的信念為真。因此，瑟爾在此作了一個斷言：**一個具有適應方向的言說行動獲得滿足，若且惟若這個言說行動所表達的心理狀態被滿足，且該言說行動的滿足條件與所表達心理狀態的滿足條件是等同的**²²。

一個言說行動之所以為特定的言說行動，是因為它具有某些滿足條件而非具有其它的滿足條件；而一個意向狀態之所以為特定的意向狀態，也是因為它具有某些滿足條件而非具有其它的滿足條件。所以二者的滿足條件內在地決定了二者的獨特性。

²⁰ 瑟爾引用 Moore's paradox

²¹ 在解釋第三種模式中瑟爾提到，不具有適應方向的言說行動，其命題內容的真值被預設為真。也就是說這類言說行動的命題內容除了就是該言說行動的滿足條件之外，由於這些命題內容被預設為真，所以就表示這些言說行動的滿足條件也被預設為真。舉例來說，將“我道歉”這個語句表達為言說行動的第一個模式就是：道歉(我道歉)；在具有意向狀態做為該言說行動的真誠條件之下，只要一發出這類的言說行動，該言說行動即被滿足。

²² Searle, J. 1983.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1-12.

2.2. 意向狀態和它們所指向的對象或事態之間的關係

瑟爾舉出四種言說行動和意向狀態對應模型的目的，就是要藉由言說行動的結構來說明意向狀態和它們所指向的對象或事態之間的關係。例如，陳述句“現在正在下雨”是關於某個事態的表徵；所以，“現在正在下雨”這個信念也是同一個事態的表徵。基於這四種模式，我們可以斷言，言說行動和意向狀態以相同的模式來表徵對象。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可以清楚地說明意向狀態和它們所指向的對象或事態之間的關係；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不依賴指向性而說明意向狀態和意向對象的關係²³；那就是，意向狀態的心理模式和意向內容能夠左右與意向對象之間的關係。由於心理模式決定了這個意向狀態的適應方向，不同的心理模式可能決定不同的適應方向；而意向內容伴隨著適應方向進而決定這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所以一個意向狀態和其所指向的對象或事態之間的關係就是，意向狀態除了以其內容表徵出對象或事態之外，還決定了它自己的滿足條件，而在決定此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的過程之中，必須將心理模式伴隨著所表徵的對象或事態一併考慮，否則無法決定這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為何。如此不但說明了意向狀態必定是有對象的，也說明了我們除了以指向性來連結意向狀態和它們所指向的對象或事態之外，我們的心理模式伴隨著這個對象或事態在意向性中所產生的命題內容，而決定出這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也就是說，一個進入到 $S(r)$ 模式的心理模式是不會沒有內容的。反言之，如果一些內容沒有與心理模式結合的話，那麼這些內容便稱不上是意向內容，更不用說這些內容會有滿足條件；因為沒有心理模式，心靈便無法產生意向狀態；沒有意向狀態，便沒有了該被滿足的對象；而沒有了該被滿足的對象，那麼我們便不知道什麼東西該被滿足。

2.3. 意向網絡的提出與意向狀態的整體論

當我們面臨如何解釋決定某個特定意向狀態的因素這個問題時，我們可以訴諸其它的意向狀態。因為在瑟爾的意向性理論之中，有一個關於意向狀態的重要主張，那就是：一個意向狀態無法獨立於其它的意向狀態而產生。他主張我們所擁有的每一個意向狀態其實都依賴著其它的意向狀態，甚至其中的一些意向狀態可以是相互依賴的。一旦我們細究我們所擁有的意向狀態，我們將會發現意向狀態其實是由其它的意向狀態所支持。這些意向狀態和其所支持的意向狀態構成瑟爾所謂的意向網絡。以信念來說，在意向網絡之中，信念 A 除了被一些信念所支持之外，也能夠伴隨著其它的信念去支持另一個或另一些信念。

²³ 意向性具有指向性，但是藉由指向性，我們僅能知道某個意向狀態指向某個對象，而無法了解這個意向狀態與意向對象之間的關係。

我們可以從日常生活中所擁有的意向狀態來看出這一點：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擁有的每一個信念其實都依賴著其它的信念，甚至其中的一些信念可以是相互依賴的。例如“我相信颱風過後青菜價格就會上漲”這個信念可以由“我相信青菜收成不佳便會使得菜價上漲”、或“我相信颱風過境會導致一些青菜收成不佳”、甚至是“我相信告訴我這個事實的人所說的任何話”...等信念中的某一個或數個信念所支持。同樣地，一旦我們細究這些信念，我們也會發現這些信念也是由其它的信念所支持。除了信念與信念之間的支持關係之外，誠如 1.3.所釐清的，信念與其它意向狀態(如欲望)之間也存在著支持關係，這說明了具有不同心理模式的意向狀態之間也存在著相互支持的關係。

意向狀態作為表徵，一方面表示這個心理狀態具有意向內容而不論這個狀態是否被表達為語言；另一方面則表示，在擁有意向狀態的主體之中必具有某個特定的心理模式。在此二者中，心理模式決定這個意向狀態的適應方向，而意向內容必須伴隨著心理模式來決定這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因為同樣的意向內容可能會因為適應方向的不同或者心理模式的不同而決定不同的滿足條件。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考慮到心理模式和意向內容這兩個要素，才能決定一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但二者的作用也僅止於依不同組合而決定種種的滿足條件。若要考慮到一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在實際上是否有被滿足的可能，瑟爾認為我們無法單由某個意向狀態的心理模式和意向內容來看出這一點，理由是我們並不是獨立於其它的意向狀態而擁有某些意向狀態。因此，決定一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在擁有此意向狀態的主體之中不會是獨立的。另外，如果我們要知道這個滿足條件是否在實際上有被滿足的可能，我們還需要知道實際上這個意向狀態是由其它的意向狀態所支持。

屬於某個主體所擁有的特定的意向狀態，必定與其它的意向狀態有著支持或被支持的關係，這表示一旦我們產生某個一般的意向狀態，這個意向狀態必定與其它的意向狀態有所牽連²⁴。但是我們該如何確定我們一般的意向狀態與這些其它的意向狀態有所關聯？這個問題對於瑟爾而言是個不恰當的問題，因為重點不是在於如何確定，而是在於當我們具有某個一般的意向狀態的同時，這個意向狀態是由哪些意向狀態所支持？至於要如何確定我們一般的意向狀態與這些其它的意向狀態有所關聯，我們只要對於任何一個一般的意向狀態的產生作一番深思熟慮我們就可發現，不管是知覺、信念、欲望或是意圖，這些一般的意向狀態都會牽連出其它的意向狀態。

瑟爾認為意向狀態之間存在著相互支持的關係。他提出意向網絡的概念，以

²⁴ 瑟爾對此有特別的說明，他認為他在此所談的是一般的意向狀態，而所謂一般的意向狀態包括知覺、信念、欲望和意圖等等。這些一般的意向狀態都需要意向網路，但是我們還具有一些較原初的屬於我們生物性本能的意向狀態，這些意向狀態卻不需要由意向網路所支持。

說明一個意向狀態無法孤立於其它的意向狀態而存在。也就是說，我們擁有某個意向狀態，這個意向狀態是由其它的意向狀態所支持，這些意向狀態和其所支持的意向狀態構成了所謂的意向網絡。以信念來說，在意向網絡之中，信念 A 除了被一些信念所支持之外，也能夠伴隨著其它的信念去支持另一個或另一些信念。而這個意向狀態與支持這個意向狀態的其它意向狀態構成了意向網絡。這意味著意向狀態不是個別獨立的，而是由其它的意向狀態所支持，或著說是由意向網絡所支持。我們以這樣的關係來解釋任何的意向狀態，表示我們在解釋某個意向狀態時，是將該意向狀態與其所依賴的意向網絡視為一整體，這個整體由各個不同的意向狀態所構成，而在意向網絡之中的任何一個意向狀態都是屬於這個整體的一部份。瑟爾將這項關於意向網絡的主張視為一種整體論²⁵。但是，在《心靈的再發現中》，瑟爾修正了對於意向網絡的主張，在第五章，我將會指出，在瑟爾修正意向網絡之後，也連帶地產生一些影響。

2.3.1. 意向狀態之間的支持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之前不斷地提及一個意向狀態是由其它的意向狀態所支持，但是對這樣的支持關係，我們卻瞭解得不多。也就是說，我們知道意向網絡是由意向狀態之間相互連結所組成的，但是卻不知道這樣的連結所依據的支持關係是屬於怎樣的關係。是單純的邏輯關係還是因果關係？讓我們考慮以下三個可作為意向內容的命題：

- (r1)“n 邊形內角和為 $(n-2) \times 180^\circ$ ”
- (r2)“n 邊形可以被分割為 $(n-2)$ 個三角形”
- (r3)“數學老師所教授的數學觀念都是對的”

我們可以藉由這三個可作為意向內容的命題產生三個意向狀態：

- S1(r1)“我相信 n 邊形內角和為 $(n-2) \times 180^\circ$ ”
- S1(r2)“我相信 n 邊形可以被分割為 $(n-2)$ 個三角形”
- S1(r3)“我相信數學老師所教授的數學觀念都是對的”

我們發現，S1(r1)可以由 S1(r2)所支持，而由於(r2)是 n 邊形內角和的證明，也就是關於(r1)在幾何上的證明，所以 S1(r1)與 S1(r2)之間的支持關係是邏輯上的支持關係。

²⁵ Searle, J. 1983.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0-21.

另外， $S1(r1)$ 也可以由 $S1(r3)$ 所支持。在這個支持關係中，我們注意到，當 $S1(r1)$ 是由 $S1(r3)$ 所支持時，我可以不需要對於內角和的證明產生任何意向狀態，而能夠直接相信內角和公式所敘述的內容，這是因為當我以 $S1(r3)$ 作為支持 $S1(r1)$ 的意向狀態時， $(r3)$ 與 $(r1)$ 之間並不具有任何邏輯關係使然。也因此， $S1(r1)$ 與 $S1(r3)$ 之間的支持關係不是邏輯上的支持關係；而是因為我們具有 $S1(r3)$ ，所以我們具有 $S1(r1)$ 。這樣的支持關係是屬於因果上的支持關係。

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在意向網絡之中的支持關係，除了包括邏輯關係之外，還包括因果關係。但是，這些關係作為意向狀態之間的支持關係，必須要有所限制，因為，如不加以限制將會影響到意向網絡與主體之間的關係。接下來便看看如不限制這些關係將會產生如何的影響。

2.3.2. 意向網絡與主體的關係

我們在《意向性》的陳述之中發現，當瑟爾述及意向狀態之間的關係時，他是針對某一個主體而言。但是，我們知道，不同的個體擁有不同的心靈，依照瑟爾的解釋，這些不同的心靈其內部都具有著意向網絡。但是瑟爾忘了強調，在不同的心靈之中所構成的意向網絡是可以有所區別的。因為對於不同的意向網絡而言，或許其所包含的意向狀態會有部分的重疊，但是其內涵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即便是處在相同環境下共同生長的孿生兄弟，當他們擁有某個特定且心理模式與意向內容相同的意向狀態，他們可以各自以不同的其它意向狀態來支持這個意向狀態。這表示，意向網絡在不同的主體之中可能有所不同。

藉由這個區別的延伸，我們可以發現，對於意向網絡的理解還存在著一個瑟爾並未觸及的議題，那就是，我們是否可以與他人分享意向網絡。依照之前的敘述，乍看之下，意向網絡是屬於某個主體的，而且可以與其它主體所擁有的意向網絡有所區別。但是，或許我們會認為，如果我們稍為細究支持我們某個特定意向狀態的其它意向狀態，我們也許很難把外於該主體的意向狀態排除在外。例如，當我相信“我在下午五點半回家時可以飽餐一頓”，我可以將支持這個意向狀態的理由向外於我的主體延伸，例如，我母親知道且相信“兒子今天要回家吃晚飯”因而安排晚餐。這說明了我們各別擁有的意向網絡彷彿與其它的主體有所關聯，因為這暗示著我們，我們自身的意向網絡其實與其他主體的意向網絡有所交集疊合。

關於這一點，我的主張是，當我相信“我在下午五點半回家時可以飽餐一頓”之前，我知道且相信“我母親知道且相信我今天要回家吃晚飯因而安排晚餐”，所以，我相信“我在下午五點半回家時可以飽餐一頓”這個意向狀態，其實是由我的

意向網絡之中的另一個指涉到其他主體的意向狀態所支持。因此，一個主體所擁有的意向網絡是屬於其自身的，與其他的主體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並且，意向狀態之間相互支持的關係，僅存在於屬於主體自身的意向網絡之中。

2.4.無窮後退問題的威脅與「背景」概念的提出

雖然我們可以藉由某個意向狀態在特定的意向網絡之中所處的位置，而得知這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但是，僅僅以意向網絡來解釋決定意向狀態的因素是不足的，因為如此會導致我們只是在陳述意向狀態之間的支持關係，而無法根源地解釋我們之所以擁有某個特定的意向狀態的理由。或者由於我們只能以某個意向狀態來解釋另一個意向狀態產生的原因²⁶，而致使我們在龐大的意向狀態集合中打轉，進而導致我們陷入無窮後退的危機。這是由於我們無法一一細數存在於我們意向網絡之中的所有意向狀態的緣故使然。

對於瑟爾而言，我們無法將在這網絡中的所有意向狀態一一列舉出來的理由有三。第一個理由是，在意向網絡之中的某些意向狀態通常都不被我們所意識。例如，對於任何一個具有物理常識的人而言，當他產生“把水杯放在餐桌上”的意圖時，他並沒有意識到他對此意圖具有任何關於物理解釋的信念，如“相信地心引力的作用”、“相信桌子有抗力性”等等，但是在他將杯子放在桌子上的實際行動之中卻呈現出對於這兩種物理現象的信念。第二個理由是，在意向網絡之中的意向狀態不是個別獨立的，所以我們無法“一個一個”計算在意向網絡之中有多少個意向狀態。第三個理由是，意向網絡除了由意向狀態之間的連結所構成之外，瑟爾還主張，我們在意向網絡裡面追溯某個意向狀態的決定因素的過程之中，我們會發現一些內容，這些內容對於擁有這個意向網絡的主體而言是為理所當然的，所謂對於主體為理所當然的意思，就是我們的心靈不需要另外再以產生意向狀態的方式來處理這些內容，也就是說，對於這些內容，我們不必先加入我們的心理模式在其之上，我們便已認可了這些內容所代表的事態。一般而言，我們不會將對於這些內容的認可當作我們的信念或者任何的意向狀態，因為，瑟爾認為，我們是在行動中展現這樣的認可，而不是在心靈中產生這個“認可”的意向狀態；心靈在處理這些內容的過程是出於心靈最基礎且直接的能力。例如，當我具有將水杯放在餐桌上的意圖時，雖然“桌子是堅硬的”、“桌子立在建築物的地板上”、“建築物建在地表上”、“地表是硬的”...等等都可以是意向網絡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們將這些命題歸屬為我們無意識的信念，那麼我們便對這些命題作出太多的解釋，因為這些命題所表述的事態對於主體而言是理所當然的，如果事實不符合這些命題所表述的狀態我們便會覺得奇怪。

²⁶ 由於瑟爾主張意向狀態不是個別存在的，而是在一網絡中與其它的意向狀態產生支持或被支持的因果關係，所以我們能夠用一個或一些意向狀態來解釋某個特定的意向狀態。

我們不需要另外對這些命題產生信念就能夠對這些命題所表述的狀態作出很好的掌握。例如，我不需要另外去相信桌子是堅硬的或是立在建築物的地板上，我仍能做出將杯子放在桌子上這個行為，而我就是在將杯子放在桌子上的這個行為之中，展現出我對這些命題所表述的事態的掌握，也就是對於這些內容的掌握。我們能夠掌握這些內容而不需將其信念化，就表示我們的心靈具有表徵能力之外的能力，透過這項心靈中最基礎且直接的能力，我們才有可能產生由這些內容支持的意向狀態，也就是說透過這項非表徵的能力，我們的表徵能力才有可能表徵出作為表徵的意向狀態，所以這些能力是使得表徵得以作用的能力。對於瑟爾而言，這樣的能力就是「背景」能力²⁷。

另外，在《心靈的再發現》中，瑟爾對於我們為何無法在意向網絡中一一列出所有的意向狀態，也做了一個總結²⁸，他認為，即使我們能將網絡中所有的意向狀態一一列出，我們仍會遇到一個障礙，那就是，意向性的內容其實是無法自我詮釋的。也就是說，我們不會只用某個意向狀態的內容來解釋該意向狀態的內容，這就是為什麼當一個意向性內容出現，我們不盡然會對這個意向性內容做相同的詮釋。我們會對相同的意向性內容做不同的詮釋，就是因為當一個意向性內容出現，我們便以不同的「背景」對這個內容的內涵做出不同的固定，進而出現不同的詮釋。

瑟爾自意向狀態出發，層層剝除心靈的表徵性質最終引出非表徵的「背景」。藉由這個過程，瑟爾得以將心靈與外在世界作一個完整的聯結。我們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意向性，那麼我們便無法在所處的世界中產生有理性的行動或行為，因為如果沒有意向性，我們的心靈之中只存在著如同亢奮、莫名焦慮等等不穩定的狀態。另外，如果沒有「背景」來解釋意向性，那麼我們對心靈產物的解釋就只能夠停留在最淺層的表徵層次。也就是說，我們只能夠說明一個心靈狀態是什麼以及這個心靈狀態與其它心靈狀態之間的關係²⁹。而僅以心靈狀態來解釋心靈狀態的缺點，就在於，這個解釋的過程是永無止盡的，因為意向網絡是個既龐大又隱密的存在，以其龐大，我們無法細數我們自己的意向狀態，以其隱密，我們容易遺漏我們自己的意向狀態。這不僅說明了，以心靈狀態解釋心靈狀態的過程之所以會無止盡的理由，也說明了我們僅以表徵來解釋表徵，可能會是不精確的。而基於這兩種缺點，我們就應該在表徵之外，尋求另一種可能的解釋。對於瑟爾而言，這項可能的解釋便是「背景」，就讓我們進入本文的核心：瑟爾的「背景」理論。

²⁷ 雖然對於瑟爾而言，對於“桌子是堅硬的”、“桌子立在建築物的地板上”、“建築物建在地表上”、“地表是硬的”等等這些內容的認可不屬於意向網絡，但是瑟爾並沒有說明對於這些內容的認可與到底為什麼不是意向狀態。關於這一點，我將會在第五章有所討論。

²⁸ Searle, J. 1992. *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2, p.176

²⁹ 在此我用“心靈狀態”的原因是由於「背景」做為一非表徵的能力，其解釋效力不僅僅針對意向狀態，而卻是能夠普及於心靈中所有的表徵。